

余嘉錫文史論集

余嘉锡文史论集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夏剑钦
封面设计:胡颖

余嘉锡文史论集

余嘉锡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199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530,000 印张: 21.75 印数: 1—3,000

ISBN7—80520—764—X

1·389 定价: 32.00 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新开铺滑油塘 6 号 邮编: 410009



余嘉锡先生像

说 明

先外祖余嘉锡先生（1883—1955），字季豫，湖南常德人，当代著名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生前曾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文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等职。博览群书，著作等身，有《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疏》等书传世。

本书原名《余嘉锡论学杂著》（上、下），曾于1963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前刊有先父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周祖谟教授（1914—1995）所撰《前言》，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陈授（1880—1971）所撰的《序》。书中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古籍、医药等各个方面，材料翔实，考证严密，立论精当，乃不刊之论，出版后获学术界一致好评。本书绝版已久，而需索者甚众，为应学术研究急需，现重新予以出版（原书对引书、引文均未加书名、篇名号，此次重版一仍其旧；仅改原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

这次出版将原书名《余嘉锡论学杂著》改为《余嘉锡文史论集》，并新增加如下内容：

- (一)《读已见书斋随笔》(续，二十三篇)
- (二)《庚戌都门客感诗》
- (三)《亡室陈恭人墓表》

为使读者对本书及作者有一较全面的了解，新附上先父周祖谟先生于1962年为原书所撰而未刊入的《余嘉锡论学杂著后叙》

以及先父周祖漠、家母余淑宜所撰《余嘉锡传略》。

本书由我承乏整理，不当之处尚望海内外方家指教。承蒙岳麓书社夏剑钦社长注重乡邦文献，慨允出版本书，谨致谢忱。

周士琦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于北京

前　　言

本书为已故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余嘉锡先生所著论学的单文和读书笔记，共收论文、书序、题跋等三十篇，读书随笔三十条。余先生字季豫，湖南常德人，生於一八八三年，卒于一九五五年，是近代古典文献学家、历史学家。生平读书甚广，著述亦富。所著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疏、四库提要辨证等书。本书所收多为著者於一九四五年以前所写。其中关于古籍的流传、古代书册的制度沿革、历史人物的事迹和生卒年月、重要历史文献中所反映的史实以及目录书籍的源流和一般考勘的方法等方面，涉及到的很多。而且内容充实，考证详密，对于研究古代的历史、文献、小说、戏剧以及校勘学、目录学的人颇有用处。这些文章以前虽然大部份曾在学术杂志和报刊中发表过，但其中有不少文章著者在晚年又有所修订补充。现在根据手改稿编印为一集，以供学者参考。

周祖漠 一九六二年三月

序

中华书局编辑余季豫先生论文集既成，先生哲嗣让之世兄要我为文集写一篇序文；作为季豫先生的老友，我是义不容辞的。

季豫先生湖南常德人。一九二七年入京，不久他就来看我，我们谈起彼此治学的经过，各有甘苦，颇能契合。后来他到辅仁大学中文系任教，见面的机会较多，研史论学，互有启发，每谈至深夜，不知疲倦。

抗日战争期间，论学诸友纷纷离京南下，能谈者渐少。余与先生同在一校工作，又同住一街为邻，早晚相见，来往就更多了一些。这时先生以种种关系，未能离京，虽然当时生活比较艰苦，仍能不亏操守，淡泊自持，惟以读书教学为事。

今观集中所收的论文，很多都是抗战前后我们曾经商讨过的，今天重读，记忆犹新，看到他散在杂志报章的文章，得以编辑出版，非常高兴，同时也不能不增加对老友的怀念。

先生以目录学著称，在辅仁的时候，曾讲过“目录学”、“古籍校读法”、“世说新语研究”等课程，并编写过讲义，前二种都有排印。他曾经和我说过，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他十七岁时开始读四库提要，后来继续钻研了五十多年，著有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一九五八年科学出版社印行。他在这部书的序录里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可以看出他学

术的渊源，实得力于目录学；而他终生所从事的学问，也是以目录学为主，几十年以考索四库提要为恒业。他并不仅仅限于鉴别版本，校讎文字，而是由“提要”上溯目录学的源流，旁及校勘学的方法，并且能研讨学术发展过程，熟悉历代官制、地理和史学。他平日博览群籍，为文则取精用宏，非清代目录学家之专治版本、校勘者所能及。

季豫先生的治学精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他治学的特点之一，就是读书博，经史子集无不浏览，从提要辨证一书就可以证明。子部图书众多，内容复杂，他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他从医书里找出资料，从小说中发现问题，如寒食散考、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文章，都是证据充足，实事求是，有许多新的论断。他记忆力很强，读书又多，并且能运用目录学的知识，善于辨别书籍的好坏真伪。他曾自题书斋名为“读已见书斋”，因为有些人专以读人间未见书相标榜，人间未见之书虽然有些是珍贵的，但这样的书毕竟是极少数，如果专以垄断奇书相夸耀，而对普通常见常用的书反不读不知，这是舍本逐末，无根之学。他针对这个情况，所以用“读已见书”为自己的书斋名。但是读已见书又谈何容易，汗牛充栋的书，既要多读善记，又要懂得读书的门径，如果不知门径乱读，或读过便忘，虽博何用！季豫先生能博学约取，这是他成功的一个方面。

其次，他用功勤。数十年间手不释卷，有些书是他很熟的，但他还是经常阅读。他在提要辨证序录里引用董遇“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话，说“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这话也正是他自己的诺言。凡读书博的人，常常不能深入；凡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肯勤查书。季豫先生读书博，而又能用功勤。看他

每天在书斋中搬书查书，不厌其烦，因甲书而牵涉乙书，因一句话而检查大部头的书，他总是乐此不疲，持之以恒。他还有一种很好的习惯，凡是读过查过的书，马上归还书架，因此他的案头从不见有零乱堆积的现象，进入他的书斋，一架一架的书籍都是整整齐齐，而且都是他手写的书根，这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此外，他作学问下笔不苟，这也是他的一种严格的锻炼。他引用史料一定要穷源竟委，找到可靠的根据，才写在论文里。引书一定注明卷数，核对文字，凡是他的所引用的材料，总是比较精确的。他平生不作草书，无论是著作手稿，友朋函札，一律楷书。我曾看见过他手录的各家批校本书目答问，用四五种颜色的墨，密密麻麻，写满了书头，每个字都是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尽管我们今天并不一定要提倡人人写楷书，可是他这种丝毫不苟的认真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不幸季豫先生在一九五五年春节因病逝世，现已将近八年，但是他留下的这些学术论文，对学术界来说，是可宝贵的。学术文化事业，后胜于前，尤其是生长在新时代的人，超过前人，更无问题。不过，要继承前辈学者的成绩，还要学习前辈学者踏踏实实的治学精神，并吸取其精华，发扬光大。我想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对于学术研究必然会有一定的影响。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陈垣

目 录

前言	周祖漠
序	陈 垣
太史公书亡篇考	[1]
序 [1] 十篇有录无书第一 [2] 迁没后亡十篇褚先生补缺第 二 [4] 景纪第三 [16] 武纪第四 [24] 汉兴以来将相名 臣年表第五 [29] 礼书第六 [33] 乐书第七 [35] 兵书第 八 [45] 三王世家第九 [53] 傅靳蒯成列传第十 [60] 日 者列传第十一 [62] 龟策列传第十二 [66] 总论十篇之亡缺 第十三 [72] 十篇外褚先生所续第十四 [77] 褚先生事迹第 十五 [95]	
牟子理惑论检讨	[100]
序 [100] 流传著录第一 [101] 古今评论第二 [102] 诸家考 辨第三 [103] 撰人时代姓名第四 [105] 书名第五 [112] 中 国人出家第六 [114] 群书征引第七 [117]	
晋辟雍碑考证	[123]
序 [123] 上篇：碑文 [124] 下篇：碑阴题名 [138] 附 录：晋辟雍兴废考 [154]	
汉武伐大宛为改良马政考	[160]
寒食散考	[166]
述意第一 [166] 寒食散所由起第二 [167] 魏晋南北朝人服 散故事第三 [171] 药方名品加减第四 [189] 散发后病状及 其将息节度之法第五 [195] 寒食散药所以发病第六 [203]	

18/24/03

释伦楚	[210]
卫元嵩事迹考	[217]
序 [217] 出处本末第一 [218] 上书请省寺减僧及周武废法 第二 [222] 僧徒之评论元嵩第三 [235] 元嵩之学术及其著 述第四 [239]	
小说家出於稗官说	[245]
殷芸小说辑证	[259]
序言 [259] 凡例 [260] 引用书目 [262] 梁书殷芸传 [263] 宋晁载之续谈助跋 [263] 卷一 [264] 卷二 [274] 卷三 [282] 卷四 [287] 卷五 [291] 卷六 [295] 卷七 [299] 卷八 [302] 卷九 [303] 卷十 [305] 附录 [305]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307]
序 [307] 凡例 [311] 三十六人 [313] 呼保义宋江 [328] 青面兽杨志 [344] 混江龙李俊 [346] 九纹龙史进 [347] 浪里百跳张顺 [349] 大刀关胜 [352] 黑旋风李逵 [354] 一撞直董平 [357] 赛关索王雄 [361] 病尉迟孙立 [365] 没羽箭张青 [366] 浪子燕青 [368] 铁鞭呼延绰 [370] 船 火儿张横 [371] 女将一丈青 [372] 梁山泺 [376]	
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393]
序 [393] 故事起源第一 [395] 流传因果第二 [403] 杨业 传索隐第三 [416] 杨延昭文广传索隐第四 [443]	
疑年录稽疑	[462]
自序 [462] 凡例 [465] 卷一 [466] 卷二 [480]	
书册制度补考	[505]
序 [505] 杀青缮写 [506] 书本 [507] 箋 [508] 卷子 [509] 素贵纸贱 [509] 糊缝 [510] 唐人写书纸 [510] 黄 纸写书 [511] 乌丝栏 界行 [513] 装背 [515] 补书 [516] 书帙 [517] 叶子 旋风叶 册叶 [519] 蝴蝶装	

[521] 粘叶 [522]	
聚乐堂艺文目录考	[524]
巴陵方氏藏书志序	[528]
藏园群书题记序	[531]
黄顾遗书序	[537]
积微居小学金石文字论丛序	[540]
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序	[546]
四库提要辨证序	[549]
汉池阳令张君残碑跋	[556]
内阁大库本碎金跋	[563]
跋旧抄本中兴馆阁录	[570]
新续古名家杂剧跋	[573]
书章实斋遗书后	[578]
书仪顾堂题跋后	[587]
王觉斯题丁野鹤陆舫斋诗卷子跋	[594]
跋施愚山试鸿博后家书	[598]
跋王石臞父子手稿	[600]
王西庄先生窥园图记卷子跋	[602]
读已见书斋随笔（三十篇）	[604]
一、引书记书名卷数之始	[604]
二、谢承后汉书	[605]
三、辨谢承后汉书传本之有无	[606]
四、晋书桓玄传	[610]
五、田六出	[613]
六、世本	[615]
七、冲波传	[615]
八、柳氏家学录	[616]
九、邵思姓解	[618]
十、论语注家	
[618]	
十一、桓帝初童谣	[619]
十二、阮籍咏怀诗	[620]
十三、左思三都赋	[621]
十四、郭璞游仙诗	[622]
十五、余知古与欧阳生论文书	[623]
十六、唐集贤院藏书之法	
[624]	
十七、宋诗纪事补遗麻革传	[624]
十八、李焘续资	

治通鉴长编佚文〔625〕	十九、马子才文〔628〕	二十、嘉庆一统志〔629〕	二十一、论衡中所称道人道士与道家〔629〕	二十二、高功〔630〕	二十三、先辈必先〔630〕	二十四、三白饭〔631〕	二十五、莫须有〔632〕	二十六、水浒传之俗语〔633〕	二十七、汪中李慈铭之自序〔634〕	二十八、洪亮吉之地理学〔635〕	二十九、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636〕	三十、郝懿行山海经笺疏〔637〕								
读已见书斋随笔（续，二十三篇）	[638]																		
一、尚书七世之庙可以观德〔638〕	二、论语尧曰篇微旨〔639〕																			
三、庄子音义〔640〕	四、荀子性恶篇伪字解〔641〕	五、枚乘七发与古琴〔644〕	六、方士王方平〔645〕	七、刘备贷钱筹饷〔645〕	八、刘琦与孔明有姻戚之情〔646〕	九、罗虬比红儿诗〔646〕	十、唐女诗人薛涛〔647〕	十一、杨无敌〔648〕	十二、修文殿御览剿袭华林遍略〔649〕	十三、日僧寂照叙其国所有书籍〔649〕	十四、东坡遗体〔650〕	十五、沈括为秀州团练使〔650〕	十六、论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651〕	十七、芦中人〔652〕	十八、萧穆类稿之谬误〔653〕	十九、妄疑古人书〔655〕	二十、不知淮南子世说新语作者〔655〕	二十一、羊毫笔〔656〕	二十二、辨酒与辨言〔656〕	二十三、挽联〔656〕
庚戌都门客感诗	[658]																		
亡室陈恭人墓表	[659]																		
《余嘉锡论学杂著》后叙	周祖谟																		
余嘉锡先生传略（附：余嘉锡先生著作目录）	周祖谟 余淑宜																		

太史公书亡篇考

序

序曰：太史公百三十篇，汉书谓十篇缺，然不举其篇目。张晏汉书注始历历言之，谓为迁没后亡失，元成之间褚先生补作四篇。臣瓒、蔡谟、裴骃、颜师古、李贤等并从之，无异议也。刘知几始谓十篇是未成而非亡失，张守节始谓十篇皆褚先生所补。司马贞之说，亦与张晏稍有异同。吕祖谦始谓所亡者惟武纪一篇，而张晏之说，遂成疑案矣。有清诸儒，群起考辨，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纷然淆乱，莫衷一是。夫以史公之书，为古今乙部之祖，而其书之完阙，迄无定论，宁非憾事也哉。余尝留意斯事，欲有所讨论，尽取诸书读之，如入一哄之市，群喙喧呶，议论蜂起，懵然莫知其所从。由是发愤理而董之，分别条目，为书二卷，胪举诸家之说，悉载不遗。有所考证，疏之下方。诸说纷驰，是非靡定，窃不自量。妄欲为之折衷，故辄加论断，贡其狂僭。古书散亡，无徵不信，如有所疑，付之盖阙，不敢强为之说也。各家引证，大抵从同，虽已酌加刊削，尚不能尽。又一人之说，分隶诸目，难免复重。极知烦碎，无当大雅，自比钞胥，取便观览而

已。凡所甄录，并出通人，千虑之失，犹所不免。至於近人伪经探原之作，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鄙人固陋，未喻其旨。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其囿学相非，毋宁置之不议，凡若此者，概不采掇。各尊所闻，各行所知，其或者不至得罪於君子乎。一九四一年十月，武陵余嘉锡书。

十篇有录无书第一

汉书艺文志曰：“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案：史记自序，自称太史公书，此省书字，乃志例如此，犹之刘向所作诸子书录，皆称某子书，而今志但名某子也。

又司马迁列传曰：“迁之自序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后汉书班彪传曰：“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十篇缺，有录无书。”此下有张晏曰云云，见后。

案：此引臣瓒汉书音义也。隋志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新唐志作应劭汉书音义。颜师古汉书叙例曰：“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见续厕其末，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集解。”裴氏史记集解序曰：“汉书音义称臣瓒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知其所引无姓名者，并出瓒书也。十篇缺有录无书，明见司马迁传，而裴氏必引音义者，臣瓒之书，不录汉书本文，但摘字作注，如经典释文五经单疏之体。颜氏叙例曰：“蔡谟全取臣瓒

一部，散入汉书，自此以来，始有注本。”此七字乃张晏注上之标题，裴氏并引之，以见张晏之说，乃司马迁传中之注耳。

吴承志横阳札记卷九曰：“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夹氏传十一卷，注‘有录无书’。太史公百三十篇，注‘十篇有录无书’。蒙案：两注皆非班氏原文。司马迁所云有录无书，谓太史公自叙有其目，而文不备也。夹氏书乃传春秋，体例与太史公书不同，不得有自叙之篇，焉得有录。且卷数标著十一，无书何由知之。篇首叙云：‘刘向校经传，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於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如叙说，志目纯本录略。夹氏无书，向、歆何凭校，录略何缘著目。裴骃自序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十篇缺有录无书’，所引音义，即此太史公下注文，知六字系蔡谟所辑孟康诸家注语。夹氏传下有录无书四字，亦音义文必矣。”

案：吴氏此说，意为穿凿，纰缪殊甚。如谓迁传之有录无书，乃据史公叙录，夹氏传无自叙，不得有录。然吴氏已引艺文志刘向“录而奏之”之语矣。录者别录也，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者，即太史公自叙之体，今尚有孙卿书录可证。迁传赞所谓“刘向称其有良史之才”云云，即是所作太史公书录中语。夹氏纵无自叙，刘向遂不得为作书录乎。且西汉人著书如刘安、司马迁、杨雄皆有自叙。谓夹氏释经之书，便不得有自叙，叙后亦当有篇目，如隐公第一桓公第二之类，说文叙可证。又不知其何理也。志言“成帝时书颇散亡”。夹氏传之有录无书，或向、歆校书时其叙录犹存而书已亡。或刘向尚及见之，为之著录，至歆作七略时而书亡。或夹氏虽作叙录，而其学则口耳相传，未著竹帛，如费高氏之易。皆不可知。然吴氏竟因此指为汉书音义之文，不知何所依据。